

现代都市小说专辑

主编/贾植芳

帝国的女儿

黑 婴 著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



兒女的國帝

著 嬰 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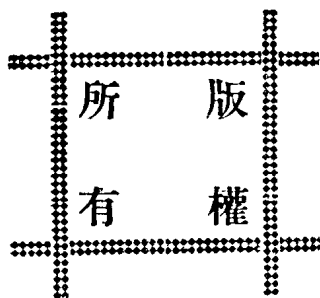
1173217

中華民國廿三年二月付印
中華民國廿三年三月出版

帝國的女兒

定價 拾元

每冊實價六角



著者 黑 嬰
發行人 高 垞 書
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
發行所 開華書局
總經理者 中學生書局

全國經售處

重慶中學生書局
北平佩文齋書莊
開封豫都文書莊
西安新安報社
太原晉新書社
汕頭文明商務書局
廈門新民書社
廣州共和書局
天津佩文齋書莊
濟南東方書莊
青島中華書局
南京花牌樓書局
武昌太平洋書局
長沙民智書局
漢口開明書店
杭州開明書店
南昌開明書店
南昌強華書局
雲南世界書局
上海開明書店
全國各大書局

自序

這是我的第一個短篇集子。裏面所收的全在一九三三年的雜誌上發表過：如帝國的女兒、中報月刊、五月的支那、文學、深秋、在東方雜誌……因爲沒有充分的時間給我選編，除將幾篇不值得收入的扔掉外，這選集裏的東西也並不整齊。可是她是我的第一個短篇集呵，在這裏我應當說些話的。

把她取名爲帝國的女兒，是因爲這一篇最先被發表出來的緣故。以後許多作品如果沒有她作前車或許不會產生。記得將她送出去了之後，有一個頗長的時期內我不會動過筆，等到她一發表，心裏頓時有無限的熱力，一氣寫出不少作品來。真的，我非常的珍惜她；像一個母親珍惜她的女兒一樣。

自家是一個生長在國外的人，從來對於祖國都很隔膜；所以最先寫下的如帝國的女兒，

沒有爸爸，南島懷戀曲……等篇就拿了熱帶的地方來作背景。及後我漸漸用得着目前的題材了；於是就有春光曲，深秋……的產生。我很知道這些作品並不是了不起的東西。自家只有十八歲年紀和生活經驗與作品有密切的關係，年輕如我，用一對孩子的心去體驗人生，其結果怎樣呢？讀者諸君呵，你們一定能在我的作品中找出不少的缺點來的。

這一年中，我的產量是很多的；收在這裏的不是全部。常常有人說到我的多產；也有人因此而責難我。在這裏，我想告訴讀者諸君的是：我爲什麼多產？

因爲我是年輕的孩子。我有一顆熱情的心，我又害怕寂寞！在大學裏本來是不應該喊寂寞的；那麼多的青年男女在一塊兒生活着。但是我是寂寞的。寂寞的時候我遠遠地跑到上海去逛；也許在馬路上跑半天，瞧那來來往往的各色各樣的人；也許在爵士風裏跟頑皮的女孩子嘮叨。回來以後不是在圖書館便在教室裏過日子。然而日子真悠長呢，便悄悄地躲在宿舍裏寫作了。在梵噠林和 Saxophone 聲中我寫着；在年青人嘻嘻哈哈鬧着的時候我也寫着。我不怕騷亂的，梵噠林的曲子也不能誘惑我停筆。我最怕寂寞的日子！就在寂寞的時候我寫作；寫着寫着便寫成了那麼許多東西。

讀者諸君，一個小孩子是受得起指摘的。對於我的創作態度，內容和技巧各方面下批判的人很多；不論口頭，或書面，我對於這些善意是很感激的。我更其希望帝國的女兒出現以後，我可以得到更多的教益。

在國內外都有希望我成就的朋友。——尤其是遙遠的椰子林下，幾個熱情的朋友無時不在鼓舞着！他們給予我的幫助是極大的，我不知道應當拏什麼來報答！這本集子嗎？我想這麼薄弱的一本是不好意思送給他們的。等着吧，朋友們，我決不是至此就停腳的啊！這祇是一塊路碑，我早已跨上前去了！

我把帝國的女兒誠意地呈獻給我的怡姊！她一定微笑着接受的。

有着她我就有着安心創作的日子；她能夠時時刻刻嚴厲地鞭策着我向前。雖然我是那麼年輕呵，我却懂得怎樣愛我的姊姊；我自勉，我努力。

這裏我要誌謝馬國亮先生，他替我畫封面。還有高圻壽先生，他予我很多出版上的便利。

一九三三年末，黑嬰。

目次

牢獄外·····	一
五月的支那·····	二一
南島懷戀曲·····	三四
沉沒的船·····	四四
帝國的女兒·····	五五
春光曲·····	六六
新加坡之夜·····	九四
不屬於一個男子的女人·····	一一〇
上海的 Sonata·····	一二〇
沒有爸爸·····	一六三

深秋.....	一七八
破滅.....	一八四
爸爸上園口去.....	一九〇

牢獄外

一

給扔到這兒來的那一天是下雪的。白棉花似的，飄下來，怪輕鬆的貼到黑色大衣的肩膀上。已經是夜裏十點多鐘了，獨自個兒在幽黑的柏油路上走回去；心裏老是念着一個女人，她的名字叫做金惠：是那麽軟弱的，活潑的少女呵。

『就要走了嗎？』

知道自家又要走了，她便那麽的問着。

『不早了，得回去睡覺的。』

男的說着站起了身子。

『那麼明兒再見啦，方！』

她把男的送下樓。大門開着的時候，一陣透骨的寒氣襲上身；他把大衣的領子翻起來，再

拉拉帽子，揚了揚臂膊就走了。

低了腦袋走，青年方吉秋沒留心到後邊跟着個大漢子。通過了一條熱鬧的街又穿到兩邊站着脫光了葉子的樹的柏油路，他一邊回想着金惠的話，一邊走。

天上一片暗，雪不住的飄下來，地上濕膩膩的，不留心摔他一交，那才不是好玩的！哪路燈慘淡的把自己的瘦長的影子拖到後邊去，大漢子的鞋跟就踏到地面的黑腦袋上，臉子雖快給帽邊遮住，可是嘴巴那兒的陰險的笑紋是可以瞧見的。

走着，走着，路上一個人也沒有。這當兒才稍稍覺得恐怖，殘冬的午夜，獨自個兒這路上……青年方吉秋加快了腳步。

可是：

『慢點走！有句話……』

大漢子趕上三步。

全怔住了，沒工夫考究是剝豬獾呢還是……一條鐵的冰冷的東西攔在他肚子那兒；大腦袋一示意，便向前走，走……

那兒去呵！

飄着雪的冬夜裏，寒冷，寂靜；亭子間裏的被窩從今天起就沒有人去鑽了。

方吉秋現在給關在牢獄裏。

那麼苦澀地生活着呵！自家也算不準扔到這地方來有多久了。陰暗，潮濕，太陽對於一個囚人是一些親切也沒的。飯裏混着沙，嚼着的時候牙齒也得打戰的。人是更其消瘦了，瞧過去就顯得他高了點兒。臉子永遠是那麼白得一點血色也沒有。金惠來探望自家的時候不是哇的一聲哭了麼？

日子過着：也許愛惜青春的少年男女驚歎日子在飛，捉不住，牢裏的人却過一日如過一年似的，真夠人受？青年方吉秋是那麼盼望着金惠來呵，像母親樣，她可以安慰他的悲疼。可是，金惠能夠天天來麼？她不！

到現在，方吉秋還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，應當被關到這種地方來受這樣的刑罰。一些同伙們，狂笑着，大聲的談着，咀咒着……他却默默的，悄悄的捲縮在角落裏，流一滴淚，太息着。

不曉得母親怎麼了。她只生下這一隻小羔羊呀，父親是五年前丟了她們母子倆死了，留下她苦心的把兒子養得比自家更高。去年的七月間，兒子到上海唸書去了；她又是那麼誠摯的給他叮嚀：

『記念着家鄉的母親呵，孩子——一禮拜給我寫封信吧！』

便每逢禮拜天給遠遠的母親寫信。告訴她上海的繁華，學校的嚴肅，自己的生活。一年多，從沒斷過的。可是，現在給扔到這兒來了，如果母親曉得，怎麼辦？——母親定會傷心死去的！

『母親呵！我是那麼的記念着你，想着要見你……我是失了自由了！什麼時候我可以回到你溫暖的懷中去……母親呵！這世界就是那麼的黑暗，那麼的可怕！可是，忍耐着罷，母親呵，光明的日子是會來的。』

睡不着，悄悄的在黑暗中喚了母親，悲疼的申訴着。

金惠好幾天沒有來了。想起這少女，就覺得她似乎一天一天對自己冷淡起來——起先她幾乎是天天來的！帶來一點吃的東西，帶來春天的嬌笑。她還嘮叨的給他敘說許多話，常常

沒說完就給拽開了。明兒又來，帶來一件她自家做好的絨線衫，帶來一點孩子樣的心。便接着把話敘述完了。……這些日子是過去了，現在她像忘了自己呢，怎麼一連好幾天不來哪？

來的時候樣子全變了。

穿了件淺紅的旗袍，高跟鞋皮鞋，咯咯咯的响着走近來。想來春深了，外邊不知道怎麼樣？便問她：

『春天很美麗罷？』

『對啦。方，你什麼時候才得出來呢？我真急死了。』偉江早給你設法，到現在還沒效果；真是……』

說到偉江這名字，男的就記起這姓朱的青年也常上她家去：一個大律師的秘書，老是抽着烟，微微對着她笑的。

『偉江常常去看你吧？』

『唔……他對你真留心呢，東奔西走的爲你設法。江律師也盡了力了，得到的回答是你有什麼嫌疑……方，我也不相信呵！』

方吉秋低下腦袋。嫌疑？什麼嫌疑！見鬼了，世界就是那麼沒正義，那麼混亂！

『算了，這些話今兒撈掉不說吧。金，告訴我外邊怎樣了？』

現在腦袋抬起來了。眼珠子正對着女人的，熱烈的等候着她的話。

『是春天，夏也快接上來了。樹枝上的葉子慢慢的長出來了，鳥兒天天唱着歌。前天整天下着雨，迷濛地，我和偉江在家裏躲了半天沒出來。昨天上虹口公園去走了一遭，那兒……』

『跟偉江一同去？』

『唔——方，你聽，不要再打斷我。……那兒全是跟我們差不多的年紀的人們呵，那麼活氣的跳着，笑着。我和偉江在一株樹下的椅上坐下來，談起你：都太息着……日子真是平和的，明快的，而你這兒，你瞧：汗濕，暗淡！』

調子軟軟的，流暢的，說完了。

時間也許早夠了的：可是守候的也是不及三十歲的年輕人，聽了金惠的小鳥似的聲音，動人的敘述，就忘了。話一停，他才意識到應當把這一對男女拆開了，便：

「609 號！你得回去啦！」

嗓子啞澀的响着。

淺紅的旗袍影子就在門口風一樣的消失了。柏油路是光滑的，汽車溜冰似的滑過去；金惠走出來，跳上一輛黃包車。

二

夏天。

寒暑表九十九度，差點子是一百！

圓的太陽臉在天空熱烈的照射着。蟬子哇哇的叫，狗躲在角落裏伸出了舌頭。這季節會把一些人們趕上廬山和青島的海邊去的。

江律師上青島去了。

秘書朱偉江悄悄的溜出了辦公室，電梯把他從五樓送落到地下，電車帶他到金惠的家裏。

喝了瓶桔子汁，吸着淺黃色的麥管，斜躺在長沙發上沉默着。瞧見偉江來了，便招呼着。

「那麼熱的天氣呵！」

把外衣丟到沙發上去，偉江坐下了。

「喝點水吧！」

送過一瓶沙示水來。

一邊喝着，朱偉江喃喃的，告訴她從今兒起，有幾天的時間可以跟她玩一個痛快了。夏天的日子是那麼悠長呵，寂寞得很呢；金惠聽了便笑：她的日子似乎少不了這老是微微的笑着的男子來陪伴的。

點着了一支烟抽着，他站起身子，踱到窗子那邊去。外面是一片蔚藍的天，沒一片雲，平靜的海水樣的。低低的哼起歌曲來，街上的汽車和電車交湊在一起，人的影子在濕膩膩的馬路上，鞋跟給融了的柏油貼住了。

女的也湊近來。淺紅臉子的拖鞋，赤着的腿，薄薄的白紗睡衣。在這麼一個日子裏邊金惠長得更其美麗了！男的一把抱住她，胸口貼住胸口，熱灼灼的電流碰在一塊兒，女的感到一種難受的力壓住自己。一半掙扎，一半陶醉的，終於沒法子掙脫他的擁抱。男的把烟蒂兒丟到窗